

马克思《资本论》的学理表达，而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般的政治表达。

摆脱“概念孤儿”困境要求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学术体系是指某一学科的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如政治学是以国家为中心展开并包括多种内容和若干概念构成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相当于各门学科的“家”。不同学科有若干关键要素构成的不同的“家”。进入“家”有门槛，需要学习，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人们所创造的概念，也需要进入学术体系，成为有“家”的学术概念，而非“概念孤儿”。

学术之“家”首先是本土性知识体系的“家”。由本土现象调查和研究产生的概念具有本土性，是对本土现象的概括和提炼。而本土性的概念也要安放于本土性的学术体系之中。由于引进的外国社会科学尚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实践和经验，中国学者构建了许多具有本土性的概念。只是这些概念尚处于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因此，需要建立对中国实践和经验的总体认识，在总体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本土性的知识体系。其次，学术之“家”是更广泛意义的“家”。本土化概念建立在本土经验基础之上，既要在本土学术体系中安放，但也需要在超越本土经验的更大范围的学术体系中寻找自己位置。

第一，只有借助一般性知识才能建构本土性概念。概念建构者在建构概念时必然会运用所掌握的知识。“乡政村治”不是对事实经验的简单概括，而是从国家政权及其与人民关系的角度加以概括，概念背后凝结了大量的一般性知识。“乡政”是指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设立于乡镇一级。“村治”是指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属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压力型体制”是从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的角度加以概括。没有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的一般性知识，很难提出这一概念。

第二，在建构本土性概念时，势必与一般性知识体系中的某些经验性概念形成对话。知识生产与其他生产一样遵循“先占”原则，即先行的生产者往往将其生产的知识提升到一般性，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因此，在一般性知识体系中包括两类知识：具有经验性或价值性的特殊知识；超越经验性或价值性的普遍知识。后者如政治学中的国家、国家权力、国家结构、国家职能、国家建制等概念。但两类知识往往混合在一起。

第三，本土性概念的建构可以丰富一般性知识体系。一般性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并非封闭的，而是不断丰富和充实的。中国学人基于中国事实和经验建构的本土性概念不仅在于解释中国，而且可以丰富和充实一般性的知识体系。权利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权利的获得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权利来源和性质都有所不同。西方是“天赋人权”，我也提出“祖赋人权”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其实“天赋人权”之前就是“祖赋人权”，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批判人权的基础上建构起“天赋人权”的概念。换言之，没有“祖赋人权”，何谈“天赋人权”呢？这其实就是通过建立本土性的概念，打破了原有知识体系的限制，进而丰富一般的知识体系。

因此，我们要有逻辑的思维，把我们的概念建构由“概念孤儿”变成一个成体系的概念家族，这是我们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 自觉、自信、自主：关于知识体系与概念建构的思考

王绍光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破”和“立”，而且“破”必须在前。毛主席说过：“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

第一，“破”要有“破”的自觉：为何“破”？借用晚清的一个词“西学”，即来自西方的学术体系。“西学”看似好像是普适的、置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实中间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清晰地

了解。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西学的狭隘性。西学主流心理学的理论依据何在？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样本研究。2010年，《*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文章“*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文章认为：西方心理学98%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样本都是来自西方的工业化国家；做研究的人都是来自西方的国家，主要是受过教育的、比较富有的白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怪异”（WEIRD）社会的概念，即“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而行为科学家经常依据“怪异”社会的样本，提出关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普遍理论，但是它们的样本是非常狭隘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整个人类里面非常少的人群。研究结果表明，WEIRD社会的成员（包括幼儿）是人们可以找到的、最无法代表人类整体的人群之一，他们的特定行为现象并非普遍现象。其实不仅仅是心理学领域，包括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现代化理论都是基于一个非常狭隘的样本。现有研究已经证明这套理论实际上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问题和现象，包括中国。尤其要警觉西方中心主义。

二是西学的片面性。西学的片面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在政治研究领域，西方分析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政体决定一切，我把它归纳为“政体思维”。政体思维，是指依据一两个简单形式标准划分政体并假设政体对政治共同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体思维的传统：从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波利比乌斯、阿奎那、马基雅弗利、博丹、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一直到近现代，现在，政体分析依然是西方政治分析的主线。很多概念体系都是围绕政体思维构建起来的。但是政体思维存在很多的缺陷：把全方位观察复杂的现实化约为只看一两个简单的指标；重形式、轻实质；因为只关注一两个指标、只关注形式，政体思维很容易忽略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变化，导致用静止的眼光看变化的现实。

三是西学的误导性。以经济理论为例，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有句名言：“狭义上，普通人大约有95%是自私的。”这也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这是把假设当作“理性”的标志，当作大前提，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具有严重的误导性。最近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人更自私、更不愿意与其他人合作。

四是西学的颠覆性。西学倾向于颠覆与其不一样的社会和社会体制。以威权（authoritarian）概念为例，在西方，研究中国一定会加上这么一个标签。这就导致我们国内很多学者自认为我们是一个威权体系。中国内地很多学者要到西方用英文或其他的语言发表文章，如果不加上一个“authoritarian”，基本上难以发表，所以导致这个词大量地出现。梳理文献之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会借用西方学者描述中国的这个词，但是一般会在前面加上一些比较正面的修饰性的词，比如“革命性”“碎片化”“柔性化”等。但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柔性、弹性、灵活性、适应性、正当性、参与性的政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还不够好吗？为什么非要贴上“威权主义”标签？“威权主义”标签对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有什么帮助？实际上只是一个对非我族类污名化的工具。

第二，“立”要有“立”的自信：何以“立”？从“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至少有四个理由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

一是悠久的历史。从商周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复杂共同体，其空间规模与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大，远非希腊那些小的城邦（简单共同体）可以比拟。在这么庞大的实体中，治国之道亦必然比希腊那些小的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葛的维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二是宽阔的视野。由于我们一直生活在复杂的共同体中，中国人流传下来的思维方式就是“重整体、重实质、重归纳、反排中律、和而不同”，与西式思维强调的“重个体、重形式、重推理、排中律、同而后和”有所区别。理查德·尼斯贝特的《思维的版图》一书也主要探讨了中西方的文

化及思维差异。

三是丰富的经验。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我和其他一些学者合作过两本关于中国决策体制的书籍：《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虽然只是经验性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抽取很多概念，比如群众路线、调研（调研不是专业人士的调查研究，而是决策者到一线体验的调查）、试点（政策试验与推广）、磨合（在决策过程中）。

四是傲人的成就。中国取得的成就，与不发达国家相比是了不起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了不起的，中国的崛起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不对外侵略、未实行殖民主义、奴隶制的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东方文明古国也可以发展起来；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也可以翻身；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人口十亿以上的大国也可以发展起来；只要走对路，经济发展可以长期持续。

归根结底，要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首先要有“破”的自觉，其次要有“立”的自信。自主的知识体系也有一个阶梯：第一步是要形成自己的看法（自主话语），第二步是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自主概念），第三步是要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自主理论），第四步是要形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想法（自主理论体系），第五步是这套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想法得到外人的承认（有国际影响的自主理论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恐怕还是在第一和第二台阶，前面的路还很远，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 发展导向的知识贡献

燕继荣

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些年教育部推出的大学“双一流”建设的计划，也在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杂志编辑部把这个主题转化为“迈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概念建构”议题。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任务，是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而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关键是形成“自主概念”。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知道两个概念：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借用过来，可以区分“理论自在”和“理论自为”两种状态。不管怎样，提出自主知识的构建都是理论自觉的表现。本文只是从政治学科的角度，说明基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经验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贡献。我把这种贡献概括为“发展导向的知识贡献”。

中国40多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阶段性：起飞发展——模仿发展——创新发展。我们现在正处在创新的阶段，因此关于经济知识的方面也应该有所创新。经济学对于自主创新的解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自主创新的相对性。自主创新是相对于技术引进、模仿而言的一种创造活动，是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

第二，自主创新的主体性。自主创新是以人为主体，积极、主动、独立地发现、发明、创造的活动，以内容来划分包括自主科学创新与自主技术创新，以主体来划分包括个人自主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国家自主创新、民族自主创新。

第三，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自主创新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精神是民族的灵魂。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自主创新是实行赶超战略、后来居上、超越发展的根本途径。

第四，自主创新的多样性。自主创新从内容上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原始性创新，即通过科研和开发，努力获得更多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二是集成创新，即通过各种相关技术成果融合汇